

襄垣文化

XIANGYUANWENHUA

一九八五年春节文艺演出专刊

襄垣县文化馆编印

目 录

小 戏	双凤齐飞.....	路礼先 (1)
	酒馆内外.....	韩宏喜 (9)
	文化之家.....	崔显武 (36)
鼓 书	小 算 盘.....	宏喜 德昌 (46)
	妯 娌 俩.....	赵锦宏 (7)
	抢 死 人.....	邢通年 (13)
演 唱	军民鱼水情.....	崔 兢 (16)
	破 大 花.....	李雪枝 (28)
	重 逢.....	李中旺 (41)
快 板 剧	赶集路上知心话.....	马清明 (53)
	四季节令防疫歌.....	范步华 (45)
	雪夜桃树下.....	韩宏喜 (56)
挑 高	大 仙 脚.....	赵锦宏 赵富水(19)
	老俩口赶集.....	何长胜 (25)
	比 富.....	王德昌 (58)
	春 联.....	尹绪海 (59)

双 凤 齐 飞

(独幕小戏)

路礼先

时间：一九八四年冬。

地点：赵大妈家中。

人物：赵大妈，退休职工。

凤兰，商店采购员，赵大妈的大女儿。

凤菊，商店营业员，赵大妈的二女儿。

王经理，商业战线先进工作者。

〔布景：新式套间住房，客间与内室相通，摆设有茶几、沙发、衣柜等。〕

〔幕启：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凤兰看报，凤菊读书，衣着讲究，举止大方。〕

凤兰 (唱) 我的名字赵凤兰， 参加商业整八年。
她是我妹妹赵凤菊， 妈妈退休她接班。
姐妹二人在商店， 互帮互学互追赶。
今日轮休星期天， 正是学习好时间。
我在这里把报看， 条条新闻入眼帘。

(念报) 开发资源，经济建设 市场万象，商品信息。(认真看) 呀！好大的广告！服装、彩电、新型摩托，还有……(向凤菊) 妹妹：你看！(凤菊不语，又对观众) 今天我妹妹咋啦，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聚精会神……(猜想) 对！可能是一——(走近夺过书本) 噢！《心理学》、《语言学》，凤菊，你真能钻。(正看，书中掉出一信)

凤菊 (忙拾) 不能看！不能看！

凤兰 (紧夺) 拿来！拿来！我就知道有秘密。

〔姐妹俩在台中转了一圈，信被凤兰夺去。〕

(看信) 画外音：“凤菊、我作为你的同行向你祝贺，祝贺你被财经学院语言系录取。通知正在打印，很快就会安下。省纺织品公司绸缎花刘玲玲”(惊喜) 妹妹，好啊！这个好消息，为啥不告诉姐姐？

凤菊 姐姐呀！

(唱) 咱爹爹在世时经常教导， 书一行爱一行心中记牢。
整日里与群众常打交道， 对顾客摸心理非常重要。
有人说站柜台行道不好， 其实这做买卖学问不少。
因此上勤学苦练把书读， 下决心钻语言报考学校。
凤兰 (唱) 妹妹她看得远站得又高， 虽年轻会说话有理有条。

妹妹她进步快知识增长，

乐得我心里甜喜上眉梢。

姐妹俩是同行互促互帮，

为得是千家万户把心操。

凤菊 姐姐、咱不谈这些啦，说说你这次到广州进货有哪些收获？

凤兰 最大的收获是在广交会上开了眼界。

凤菊 对啦！听王经理说：你和港商还打了交道，是真的吗？

凤兰 是真的。和一家港商还订了一大批货。

凤菊 是！都是些啥货？

凤兰 “彩电”、收录机、高级服装。

凤菊 给我们服装组也进上货了？

凤兰 （拉开文件袋，把图片样品递过）你看！这是图片样品。

凤菊 （接过）好啊！

（唱） 手拿图片看样式，

新颖鲜艳好西服。

西装正是时兴货，

人们穿上怎不乐。

风雪衣、呢大衣，

有男的、有女的。

既时样、又高级，

这都是些热门货。

多亏你——

多亏你采购员好姐姐。

凤兰 你说好，有人说不好。

凤菊 谁说不好？

凤兰 你猜吧！

凤菊 职工？

凤兰 不是。

凤菊 顾客？

凤兰 还不是。

凤菊 （自语）职工不是，顾客也不是。哪是谁呢？（想）知道啦！这次我一猜就准。

凤兰 谁？

凤菊 妈。

凤兰 妈？妈是怎么说得？

凤菊 （探望门外，转回）有一天，李阿姨来串门，我听见妈说（学妈语气）“李大嫂，我真难见人。她爹在时，安分守己，谁不夸讲。到如今，两个闺女不听话，凤兰二十五、六啦，连对象也不找，整天东奔西跑，真不放心。凤菊也变啦，不管家里，光顾外头，穿件衣裳，也有讲究……”

凤兰 还说了些甚？

凤菊 （又学）“你阿姨，你要有关系，可给她们找个主。”

凤兰 是啊！妈是有些旧脑筋想不通。

凤菊 咱是干正事，又不走斜路。妈总有一天能想通。（又向门外探望，回头悄声地）姐姐，你在广州见到——见到他没有？

凤兰 （张手）你呀！总是这么调皮！算了吧，你到忘啦？王经理说，下星期要进行业务考试。

凤菊 （耍娇地）那你就教我学外语！

凤兰 我也是初学，还离不开“老师”。（看表）天气还早，妈没回来。行！咱抓紧机会一起学。

〔打开收录机，放英语教学录音：“……”

〔赵大妈手提醋壶，网兜气冲冲地走上。

大妈	（唱） 今日上街把菜买，	碰见熟人张老太。
	他悄悄给我捎口信，	说两个闺女不成材。
	大女儿准备到香港，	二女儿跟上也学坏。
	我回家追根问个底，	说不清楚别下台！

唉！真是女大不能留，留来留去是忧愁。

〔拍打灰尘，醋壶脱手，一气之下，将醋壶踢进门里，进门气坐在沙发上。

凤兰 （见状受惊）妈，出了啥事？

大妈 （生气地）翅膀硬啦，快上天啊！（见照片图样，冲向凤兰凤菊）啊！从哪来这？

凤菊 妈！这是——

大妈 我懂！这是彩色相片！（又一看）哟哟！留长头的，穿西装的，还有通信地址、电话号码！气死我啦。（两手发抖，图片落地，一时晕过）

凤兰 （上前紧扶）妈！妈！

大妈 （苏醒）

（唱）	别人家养儿子女争光，	我养女操碎心哭断肝肠。
	你爹爹他在世谁不夸讲，	你姐妹不学好把脸丢光。
	做买卖本应该专业本行，	你两个就好比骏马脱缰。
	整日里在外边东奔西跑，	把家里当成了客栈店房。
	实指望你姐妹为娘争光，	谁知道一事无成徒劳一场（哭）

凤兰 妈呀！

（唱） 妈妈别急慢慢讲，

凤菊 （唱） 俺姐妹两个在商店，

大妈 （唱） 站柜台就应该常在商场，

凤兰 （唱） “买卖”本是两个字，

大妈 （唱） 进货本是采购事，

女儿哪能不听娘。

有啥事情对不起娘？

哪用外出跑四方？

只卖不买怎成双？

女人家跑买卖不成法章。

青年男女常来往，
 凤菊（唱） 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经济信息通天下，
 大妈（唱） 我只见男子讲排常，
 凤菊（唱） 服装是跟着时代走，
 大妈（唱） 做买卖哪用学外语，
 凤兰（唱） 经济市场要开放，
 卖货不识进口货，
 大妈（唱） 不管你二人怎么讲，
 我全是为你们姐妹俩好，
 一个女孩家，看看象样不象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处跑，据说还要到香港！瞧瞧！穿这身衣裳！你两人不害丢人，我还怕别人笑话！（起身开柜，拿出两件旧衣递过）来！给我换了！
 凤菊 妈！
 （唱） 整天卖货在人前，
 大妈 啥呀！
 （唱） 我站柜台三十年，
 整天也在人前站，
 凤兰（唱） 服装随着时代变，
 新时代穿衣讲究点，
 大妈（唱） 任凭你们来巧辩，
 凤菊（唱） 我是商店营业员，
 这身西装不能换。
 大妈 咋呀！
 （接唱） 不换难过娘这关！
 （怒拉凤菊）来！给我换！
 凤菊 （无奈地穿上）这这——（一看有襟又脱下）
 （凤兰窃笑）
 大妈 （更加发火）不穿？娘说话不算数啦，这还了得！（拿围巾）找你们王经理去！（走出门）
 〔王经理走上。〕
 经理 来啦！来啦！
 大妈 王经理，你来的正好！进家。（同进屋）
 经理 大嫂：有甚慢慢说。
 大妈 （把图片递王经理）看！叫她们说。
 经理 （接过，向凤兰凤菊）什么事，惹你妈生气啦？
 凤兰 王经理！

(唱) 今日は星期天在家休息，

俺姐妹同研究业务知识。

凤菊 (唱) 放录音俺二人把外语学习，

俺妈妈进门来发烟冒火。

凤兰 (唱) 妈说俺学外语不务正业，

闺女们当采购要闯大祸。

凤菊 (唱) 说我们绝不该穿这西服，

硬叫俺脱西装换上中式。

经理 (唱) 叫大嫂消消气莫要着急，

教育子女也必须来个改革。

新时代新生活不比往昔，

不能够把青年一代缠住手脚。

穿戴讲究象征着新的生活，

女孩子当采购为了工作。

这照片并不是乱搞对象。

它本是，来至那，广州、上海、天津、北京、苏杭的订货样式。这封信也不是把情书写，是她们，联系的，业务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经济信息。

大妈 (惊奇地) 怎么？是服装样式？经济信息？

经理 (把图片递过) 你看！

凤菊 王经理你看 (把有襟衣递过) 这一——我能穿？

经理 (接过) 大嫂，这是谁的衣裳？

大妈 (仔细看) 嗯！我拿错了？

经理 大嫂！不光是把衣裳拿错了，把照片和信件也看错了，有些问题也想错了！

大妈 照你说，是我错啦？

经理 这就需要认真考虑。

大妈 考虑？我是明白黑夜在考虑。她姐妹俩都二十好几啦，整天家，说的是广州、上海、高级低级，穿呀戴呀！还学什么外国人说话。可就是对自己的事——

经理 (自语) 自己的事？这不就是自己的事吗？

大妈 王经理，我不是早给你说过，有合适就给她们找——

经理 (随时应变) 大嫂，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大妈 (转忧为喜) 是？你真是个有心人！

经理 (风趣地) 你看，孩们正年轻，我可不操心。

大妈 (向凤兰凤菊) 听啥：做饭去！

经理 你们下去也好 (使眼色)

〔凤兰凤菊会意地走进内室。〕

大妈 王经理！给那个找下？

经理 都选中啦。

大妈 你是个明白人，咋办这糊涂事，两个闺女怎能寻一个婆家？

经理 这个我懂，是两家。

大妈 真的？都是哪俩家？

经理 (唱) 凤兰的主户是广东，

她攀上一家大户人。

这家有座大买卖，

经营商品上万种。

凤菊就在咱省城，

卖货姑娘入文门。

家有诗墨读书文，

驰名中外出才人。

大妈 (唱) 孩们都是小职工，

怎能攀高大门庭。

门不当来户不对，
 咱可不干这事情。
 经理 (唱) 只要孩们是真心，
 你我谁也主不成。
 不管你想通想不通，
 我这个经理认了亲。

大妈 咋呀？
 经理 你看！（递过招聘书和录取通知），早倒把喜帖送上门来啦！
 大妈 （接住）啊！聘书，录取通知书？
 经理 （慷慨地）凤兰被联合经销公司招聘为付经理，也是常驻广州采购。凤菊被财经学院录取，带薪学习，深造语言，毕业后仍回商店工作。

大妈 王经理啊！
 (唱) 凤兰是个粗笨人，
 简直就是个“杨排风”。
 站柜台她还不懂通，
 有啥资格到广东？
 经理 (唱) 凤兰工作八年整，
 钻研业务很认真。
 做买卖她肯动脑筋，
 苦练外语已精通。
 能和外商打交道，
 经济信息她灵通。
 大妈 (唱) 凤菊才工作三年整，
 岁数本事都不行。
 你要把她送出门，
 恐怕给咱要丢人。
 经理 (唱) 别看凤菊年纪轻，
 练学语言挺下功。
 说得满口普通话，
 服务周到又热情。
 她是职工好榜样，
 顾客称她知心人。
 姐妹二人比翼飞，
 立志成才出了名。
 因此上——
 凤兰被人来招聘。

凤菊当了录取生。
 大嫂呀！
 凤兰凤菊有才能，
 名不虚传人人称。
 功劳簿上把名登，
 也有大嫂你一份。

大妈 怎么你说她俩能行？
 经理 这你就放心吧。
 大妈 （悄声地）王经理，可是——还有一事我不大放心。
 经理 什么？
 大妈 还没对下——象呢！
 经理 （笑）有啦。
 大妈 有啦？
 经理 都有啦！凤兰的对象叫张志平，在广州商业办事处工作，凤菊的对象是——
 大妈 （紧问）是谁？
 经理 商店出纳员小李。
 大妈 看又把我蒙在鼓里。唉！都怪我。王经理，只要适应时代要求，工作需要，就让她们“飞”吧！
 经理 好啊！

凤兰菊 (高兴地从内室跑出) 妈！你想通啦？

大妈 想通啦。给！这是你的招聘书！（给凤兰）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凤兰菊 (亲热地) 妈！我的好妈妈！

大妈 (示意女儿向王经理) 还不——

凤兰菊 (会意) 感谢王经理，您真好！

经理 是你们好，有理想，有志气！这叫：

大妈凤兰菊 这叫什么？

经理 这叫同行姐妹，比翼齐飞！

幕 落

剧 终



(鼓 书)

赵锦宏

桂兰想：

说的是，太行山麓东山坞，
村东头，一院住着妯娌俩，
一个是，大虎家老婆张桂兰，
桂兰今年四十二，
桂兰不爱多说话，
爱珠能说又会道，
自从实行了责任制，
俺男人是个死受苦，
前几年吃是大锅饭，
自家有三棵核桃树，
伢说这是资本路，
如今土地分到户，
要想发家来致富，
喂猪喂鸡又喂兔，
责任田分了二十亩，

东山坞全村都姓苏。
她俩在村里最特殊。
一个是，二虎家媳妇李爱珠。
爱珠还不到三十五。
光知道埋头闹家务。
各种场面会应付。
妯娌俩暗暗把劲鼓。
一辈子是个闹庄土。
劳动一年顾不住肚。
卖了核桃扯上布。
没等秋后砍了树。
党的政策靠得住。
多种经营找门路。
承包了三亩果木树。
精耕细作下功夫。

爱珠想：

大虎是个死受苦，
他二人如果能致富，
俺男人在外当工人，
我共满承包三亩地，
做买卖就能挣大钱，
咱不说，俩家暗暗把劲鼓，
单说单表那一个，
夫妻拧成绳一股，
骄阳似火不怕热，
这一年，家兔卖了一百五，
鸡蛋卖了二百八，
谷穗好似狼尾巴，
粮食收入一万六，
出席了县里劳模会，
放下桂兰暂不表，
银行存有七百五，
镇上赁了一间房，
工商所领了营业证，
新式服装贩几套，
纸烟糖蛋落花生，
正常营业二百块，
逢集上街探信息，
那样快了贩那样，
邯郸贩回一批布，
开业不到八个月，
个体户选她当代表，
致富路上迈大步，
这就叫，党的政策开新路，
八仙过海显奇能，
桂兰成了专业户，
村里人们红了眼，
牙俩人成了万元户，
奋斗一年大变样，
富民政策就是好，

桂兰也有些二百五。
除非是，青石板上长扫帚。
每月工资五十五。
捎里搭待也不误。
让她看看咱特殊。
咱不提，妯娌俩个来比武。
说说桂兰和大虎。
早起晚睡搭晌午。
数九寒天不怕苦。
交售五头大膘猪。
苹果收入一万五。
玉茭都比棒锤粗。
一下成了万元户。
光荣红花戴胸脯。
回头再说李爱珠。
一心想开杂货铺。
又漆门面又裱糊。
全家搬来镇上住。
针织涤纶加市布。
黑酱食盐老陈醋。
另外还要找门路。
八面玲珑识时务。
不能死啃一棵树。
河南把回贩小猪。
一下也成了万元户。
群英会上当劳模。
妯娌俩成了万元户。
妯娌俩人暗打赌。
各创各的致富路。
爱珠成了商业户。
都说仨俩真特殊。
咱也赶紧找门路。
家家成了富裕户。
农村改革穷变富。

酒 馆 内 外

(小喜剧)

改编 韩宏喜

时间：初夏

人物：小王——女、30岁，服务员。

大叔——卖菜农民、50多岁。

布景：〔场内设有折叠椅，餐桌，墙上贴有“文明经商”字样。〕

布启：〔在欢乐的音乐声中，小王身怀有孕，手提一块小黑板，高兴地上。〕

小王：（念牌）本馆今天新到青岛啤酒，一斤搭配一瓶猪肉罐头。看来我这酒店越开越红火啦呀：哈——（将小黑板挂起）。〕

唱：想吃鸡蛋鸡飞窝，

想煮饺子开了锅。

你要觉的肚子饿，

天上掉下来热馍馍。

小小酒店真正阔，

买卖越做越红火。

今日又来名啤酒，

不愁罐头卖不脱。

销一瓶啤酒带罐头，

早日销完奖金多。

白：哎——人常说、买卖人儿、买卖人儿，计算不到就赔本儿，（进门）哈哈
哈哈——（高兴摸桌扫地）

〔大叔肩挑着一篓杏子一篓北瓜兴高采烈地擦汗上。〕

大叔：哈——

抬头来在酒馆门外，放下担，喝口啤酒解解渴，（放担、看牌）

大叔：白：新到青岛啤酒？好、同志，给我来一瓶啤酒一盘牛肉。

小王：白：好、来啦——（递酒和罐头）大叔、你又卖菜来了？

大叔：白：我倒卖完一担了，这是第二遭了（喝酒）

小王：白：哪你可挣了不少钱吧？

大叔：挣？凭勤劳所得。

小王：是啊、勤劳致富嘛！

大叔：咱是自种自销一杆秤、勤劳致富干革命，那文件不是说了吗？这叫拥挤市场——。

小王：哈——大叔，这叫繁荣市场。

大叔：白：反正货多了就要拥，人多了就要挤，（喝酒，）好了我喝好了，你给我算帐吧？

小王：好、大伯、这两瓶罐头你还吃不吃？

大叔： 哎、啤酒气大灌满肚，喝了两瓶直咬脯，（做咬脯状），可不敢吃了
你快算算多少钱。

小王： （拿算盘）大叔、一共陆块两毛二

大叔： 怎么？涨价啦？

小王： 没涨价。

大叔： 哪你是算差了？

小王： 没算差。

大叔： 那为啥这样贵呢？

小王： 大叔、你再听我算一遍，啤酒一瓶一块零伍，两瓶一共两块一。

大叔： 对两块一。

小王： 牛肉一盘一块钱。

大叔： 这才三块一毛钱，我说你是算差了？

小王： 没有差，还有两瓶罐头呢？

大叔： 我没有要罐头啊？

小王： 白：一瓶啤酒就得搭配两瓶罐头呢？

大叔： 那我可不要。

小王： 白：不要也不行，这是本馆的规定。

大叔： 规定！

唱：往日进店喝两瓶，

壶是壶盅是盅。

小王： 唱：去年皇历不能用，

现在自定新章程。

大叔： 这个章程好新鲜，

哪级政府来规定。

小王： 唱：我卖酒、我规定，

牌子上面写得清。

（拉大叔看牌）你好好看看，不诓你吧？

大叔： 唱：你这是逼着鸽子吃蚂蚱，

硬叫狸猫去吃葱。

顾客进店喝啤酒，

搭配罐头理不通。

小王： 拿钱买货不买理，

我是学的姜太公。

青岛啤酒是缺货，

不搭罐头那能行？

大叔： 我看你今天是讹住我啦？

小王： 我不讹你讹谁？

大叔： 你要说成这了，我就是不买你的罐头。

小王： 白：那你除非把酒给我吐出来！

大叔： 这一——

小王： 白：我说你胡子长那么长啦、还能丢这个人！没有带够钱，就不要咀馋，买不起名啤酒，你就不要来伸手？

大叔：你说什么呀？我买不起？你这两瓶烂罐头、还不值我三根黄瓜一沟葱呢：哼！卖不了罐头，糟塌我这老头，真不象话。（出门摆摊）。

小王：白：什么象话不象话，我可不是个财迷疙瘩，我是肚子里有了饥荒啦，人们都说：酸儿辣女，我怀上他、就是爱吃酸，要是真能生下个儿男、这该有多好啊！

大叔：白：（高声喊）卖杏来——

小王：白：卖杏？

大叔：白：红杏、黄杏、大杏、小杏、酸圪生生、甜圪盈盈、又酸胃来又酸心、从头酸到脚后根——

小王：哎呀、这个卖杏的真把我这酸水给喊出来了，把我这馋劲也喊上来啦！舌头都快酸到肚里啦！（出门）卖杏的快给我称上二斤。（发现大叔）原来是你？

大叔：想买几斤买几斤？

小王：这——（眼馋）

大叔：（故意地）卖杏来——（叫喊）——

小王：白：哎呀！这可怎办！称上几斤实在难，不称吧又实在馋，你看这个难不难？

大叔：（又故意喊叫）卖杏来。

小王：不要喊啦！给我称上二斤。

大叔：你、我这卖法和别人不一样。

小王：怎么不一样？

大叔：你听

唱：人家卖杏上秤称，我是论个卖现金

小王：白：论个卖？

大叔：白：对！

唱：不多收，不少掙，一个杏卖一毛整。

小王：唱：论个卖杏真稀罕，他有意报复来刁难。

大叔：唱：要买你就快来检，迟了我就要挪摊。

小王：白：你不要走，我先尝尝（酸状）哎呀！好杏哪，我买上二十个（挑好后、用手帕包上）等我给你拿钱。（小王边吃、边进店复上）给，两块錢对不对。

大叔：白：不对。

小王：白：怎么不对？

大叔：我一个杏搭配一个大北瓜。

小王：哪这是谁给你规定的！

大叔：白：我卖杏我规定，这个你就不要问。

小王：你也太讹人啦，一个小烂杏，就得搭配一个大北瓜。

大叔： 白：你没有钱、就不要馋、买不起北瓜就不要吃杏。

小王： 哪你就让我买二十个大北瓜。

大叔： 对！

小王： 白：那我不买了！

大叔： 白：那你把吃了的杏吐出来！

小王： 这——哪你是讹住我啦、

大叔： 我不讹你讹谁？

小王： 今天我真是湿手抓粉面——甩也甩不脱啦。

大叔： 白：我来问你，一个杏，搭配个大北瓜坑人不坑人。

小王： 太坑人啦。

大叔： 对呀不对？

小王： 太不对啦！

大叔： 白：哪你说：名牌啤酒搭配次品罐头呢？

小王： 这————

唱：他一言问的我脸烧红，

吃鱼反被鱼刺卡，

大叔： 同志哪：

唱：公平交易两方便，

讲人家比自己都一样，

商品搭配是恶习，

顾客至上要讲礼貌，

小王： 我————

大叔： 今天这杏子我不要钱，祝贺你早日把喜添。

小王： 大伯我错了！

大叔： （担起担子）不要说了以后咱还要常来常往呢。再见！

小王： 再见！

〔大叔挑担下，小王招手。

酸甜苦辣难说清。

坑人反被人来坑。

买卖人切莫心眼偏。

不要光往钱眼钻。

文明经商最关键。

做一个心灵美的营业员。

——剧终——

（上接15页）

这就是：父母在世不孝顺，

偷鸡不成反丢米，

奉劝诸位众乡亲，

遵老爱幼是美德，

忘恩负义要不得，

死了又得想钱疯。

自讨苦吃胡折腾。

可不要学他二楞和半升。

争做一个文明人。

五讲四美树新风。

根据“故事会”84年10期《抢尸记》改编

* 抢 *

* 死 *

* 人 *

(鼓词)

邢通年

说的是：安宁村里不安宁，
人活七十古来稀，
可这件事到如今，
这老汉名叫张友能，
只因老伴下世早，
总算养大这两棵种哎唉哼！

怪事出在安宁村。
没有见过死人。
传来传去更古董。
有两个儿子一母生。

张友能：省吃、俭用、粗茶、淡饭，

(白) 在坐的各位听众，三言两语已听出了张友能老汉由于老伴下世过早，好不容易拉扯大两个儿子，可惜他们不愿赡养老人，到如今老汉去世，他们却横抢尸体你说怪呀不怪？这就引出一段趣闻：听我慢慢往下哼那个哎唉唔！

张友能，一无遗产二无银，
是不是还需来分家，用不着，
那到底抢尸为了甚？

三无存款半分文。
兄弟二人另过门。

只因为，张老汉得了个特殊病哎唉哼！

返回来，先说老大张二楞，
别看人样还可以，
勤劳致富他不会，
这一回，听说他爹病不轻，
不说赶快去侍候，

外号人叫“钱迷心”。

可文化浅来心又恨。

尽想怪点耍聪明。

可从来不进医院门。

倒能满街瞎打听。

有研究价值送北京。

根据价值付奖金。哎唉唔！

当下得了“想钱疯”。

高价出售由我定。

决定去医院找医生。

高医师狠狠训了顿。

推三推四不登门。

你冤死狐悲装正经哎唉哼！

坐立不安把法生。

不能叫老二把股分。

夜半三更出了门。

壮大胆子就进门。

里面漆黑没电灯。

听人说，他爹得了个特殊病，
要动员家属献国家，
张二楞听说有奖金，
他心想：我要把尸体先抢回，
想来想去坐不稳，
谁知事情未说通，
“你父病危通知你，
现在放到太平房，
张二楞还是不死心，
眼看着一笔巨款要到手，
一不作来二不休，
来到医院太平间，
“喀嚓”一声撬开锁，

气也不敢出，
浑身上下象筛糠，
硬着头皮往里摸，
总算最后摸到了，

(白) 哎哟！我的爹唉！
紧綑紧綑綑哎唉哼。
当是他爹显了灵。

“亲爹，亲爹”喊连声；
好象是对面也跪着一个人。
原是兄弟张半升，
差一点要了干巴命哎唉哼！

(白) 诸位乡亲你们当摸着了什么了？

张半升也是来偷尸，
强打精神开了腔：

“呸！活着不看死了看，
快快滚开没你事，
半升一听不对味，

“爹病在医院我来过，
“放屁！”我是老大得由我

(白) 老二心想：你不要猪鼻孔插葱——装象。父亲住院我还来过一次，你一次也没有来过现在想独吞，没门。

于是乎，你也夺，我也争，

二人一看不是法儿，

老大说：

咱先把尸体偷回家，

回到家，分不停，

二人“灵堂”来“守孝”，

你看我，我瞧你，

老大做了金银山，

童男童女老大买，

兄弟俩，又穿寿衣又糊灯，

纸元宝，纸锅盆，

把纸钱塞在寿衣里

哭一阵，塞一阵，

我爹在世困难户，

到现在，下阴间，装有钱，不受穷，霎时变成“万元公”

你看威风不威风哎唉哼！

脚也不敢动，
进退两难鬼抽筋。
哟？什么东西在后跟。
双手就往肩上传。

一只大手把他捏了个紧綑綑
这时候，吓坏了偷尸的张二楞，

“扑通”跪地求饶命，

喊了几声不对劲，

二楞一看好面熟，

一场虚惊不要紧。

原来是，他的兄弟张半升哪哎唉。

没防住碰上他长兄。

“我来看望咱父亲”。

猫哭老鼠假慈心。

别误了我的大事情”。

开口就骂他长兄。

你一次未来看父亲”。

快爬开此地回家中。

争来抢去快天明。

还得暂时忍一忍。

商商量量办事情。

放在堂房正当中。

寸步不离他父亲。

钉着尸体哭几声。

老二做了花一盆。

纸马香火老二订。

磕头烧香忙不停。

纸椅、纸桌纸凳凳。

把元宝填在裤当中。

口口声声喊娘亲。

兄弟俩哭到伤心处

来了村长张根生。

“啊呀！你们怎么把尸体偷回来了，
快快送回医院去，

：“我和医院没关系”。 老二讲：

：“听不听，由你们，
随手拿出纸一张，
兄弟俩，认了认，
发了软，站不稳，

（白）张大伯在遗嘱中写了他二十年前死了老伴，好不容易把俩个儿子养大成人，盖了新房又娶过媳妇结果累坏了身体无人照管。多亏老村长帮他住进医院，临死时他说：如我的尸体在医学上有一点研究价值，那就献给国家吧！

按遗嘱，后事全由村长定，
老大假装放悲声，
一个磕头如捣蒜，
没办法，借了一辆拖拉机，
咱只说：兄弟二人开着车子把城进，
老大想、奖金必须拿到手，
老二想，尸体是俺亲父亲，
兄弟俩正在做美梦，
突然间，车厢有股怪味道，
老二回头看了看，
老大闻声忙扭头，
老大吓得忘刹车，
老二跳下去逃命，
老大也摔了个狗吃屎，
众人闻声齐来到，
七手八脚就泼水，
原来是，纸钱纸灰没烧尽，
这一复生不要紧，
留下一把破棉被，
这时候，老大老二顾不上疼，
来在医院大门外，
“尸体已经烧坏了，
快快送往火葬场，
兄弟二人傻了眼。

医院已经告上法庭。

以免耽误大事情”。

“管他娘外谈事情”。

你爹临死有话音”。

放在桌上正当中。

顿时浑身抽筋。

就象烂了芝麻型哎唉哼！

快把尸体送回城。

老二拿出酒一瓶，

一个借酒装了疯。

载上尸首出了村哎唉哼！

一路上，各怀心事念歪经。

三七开帐也能行。

奖金不能少分文。

不一会，下了大坡就进城。

浓烟滚滚往上升。

“哇”的一下叫出声。

只见得，尸体着火脚还动哎唉哼！

把车子撞在树当中。

“救命！救命”喊连声。

头上碰了个血窟窿。

车厢里熊熊大火往上升。

灭了大火查原因。

经风一吹又复生。

寿衣纸扎被火焚。

将将就就遮住身哎唉哼！

发动车子快进城。

高医生一见怒气生：

没有必要送北京。

烧成骨灰自保存”。

光是张咀没音声。